

雨後三水江堤即景



續紛華夏
霍無非

立夏的首場雷雨不期而至。驟雨初霽，雲厚天暗，沉不住氣的佛山三水市民不等夏陽露臉，三三兩兩來到江邊討生活，找樂子。三水多水，西江、北江和綏江在這裏匯合，水網密布，故得名耳。這日得寬餘，到北江大堤觀空濛新雨後。堤下有座「西南武廟」，其實是座關公廟，香火裊裊，但卻冷清。在廟內轉一圈出門，對面隔條馬路即是江堤，拾級而上，兩岸三江皆一望，大小駁船、船仔載物搭人，突突突，嘩嘩嘩，往來穿梭，拉出長長的浪花。堤上是條寬敞平整的柏油路，但不得走車，名副其實的人行道。在這裏居高臨下看船，觀鷺，眺遠，或是坐下來發一會呆，放緩生活節奏，都是件愜意的事。

有個簡陋的渡口在這裏，幾級石階，一片平地，功能尚在。對岸鄉村的居民駕船過江，在此停靠上岸，進城辦了事，採購罷，再下到渡口上船，啟動馬達，船仔在江上轉眼無影無蹤。雖然以往的「泥腿子」們也有了機動車輛，但在水鄉，舟船的作用有時甚於汽車。

堤下江邊，釣魚的人一字排開，不時拋竿，起竿，然幾乎沒有收穫。問一釣者：江裏有何魚？答曰：什麼魚都有，今天沒口。沒口，就是魚不咬鉤。這種現象，是否與雨後水文變化有關呢，有待研究。總之釣的不僅是魚，還有耐性和樂趣。

與釣魚人的「顆粒無收」相比，拾螺的人個個笑逐顏開。他們三五相約，手執盆桶，挽褲下水，在石塊間隙、沙礫上拾螺，一抓一把，收穫多多。嶺南的螺有福壽螺、田螺、石螺、山坑螺之分，江邊俱是殼硬肉小味鮮，粵人最愛的石螺，但個頭普遍偏小，沒完全長成，拾螺的人自會留大放小。哪來這麼多的螺？只要看一眼江濤刷岸，自會明白幾分。

也有人釣魚，不拾螺，在江邊遛狗。一男子把骨狀的木條扔入江中，他身邊的「大黑」看準落水地點，馬上撲入江中。狗是通水性的，在水中露個頭，朝木條游去，張開口，叨着木條往回游。「大黑」上岸不急於將木條交予主人，領功邀獎，而是叨着轉一圈，甚至撒泡尿，才到主人面前鬆嘴交物，隨即抖幾抖，全身水珠四濺。主人摸摸牠的頭，算是鼓勵，又將木條拋進江，「大黑」不嫌重複，周而復始。

稍遠處，七八條小船並排泊於江邊，艙內用布遮蔽，外放生活用具，毫無疑問，這些都是住人的船，人去船空，「野渡無人舟自橫」。有人在船邊游水，時隱時現，待其上岸，發現是位花甲老者，膚色黑紅，身板壯實。問其船事，說船不是他的，江對面沙頭村漁家所有，現在是休漁期，船主不打工，上岸打工去了，所以船上無人。

短短一段江堤，濃縮世間百象。有所得，有所不得，得失與否，淡然處之，人生的修行莫不如此。



江邊泊舟。作者供圖

善始善終



自由談
郭曉懿

善始善終，出自《莊子·大宗師》：「善妖善老，善始善終。」我想大多數人，至少在個人意願上，都希望能做到這一點。

做任何事情，有個好的開始，也能收穫好的結尾。但現實中，更常見的狀況是，有始無終。正如《詩經·大雅·蕩》反映的那樣：「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說的是事物都有開始的時候，但是真的能進行到最後的，實在是太少了。這幾個字，實在是道出了人間的真相。依我觀之，人生中很多事情，就像一場龍舟賽。正所謂百舸爭流，奮楫者先。問題是，先倒是先了，但是很多時候出發的船隻千千萬萬，剛開始的時候拿出吃奶的力氣拚命爭先，但是過了沒多久，就不在了。能划船到終點的，就沒有那麼多了。這不禁又讓我想起，司馬遷在《史記·樂毅列傳》中的感慨：「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須知，看上去奮勇爭先，使出全力超越別人，看上去領先了不少，但是很快就放棄了這件事情，前面的努力豈不是付諸東流？人生在世，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就此浪費，很值得我們深思。

我覺得現實中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學外語，特別是小語種，學個入門的字母和讀音的，實在是大有人在，但是深入到課文學習的，就非常少了。能堅持到最後的，簡直是鳳毛麟角。不妨用真實的數字說

話，我曾經觀察過小語種學習的播放數，驚訝地發現前五課平均每課收聽至少十幾萬人。到了發音結束，頓時銳減到一萬多人。第一單元結束，就剩下五千，到最後一課，抱歉，只有不到一千人。可見，真能做到善始善終的，至少是百裏挑一。

問題是，既然善始善終是大多數人的追求，但為何善始容易，善終難？我想，道理也很符合人性。那就是對事物一開始有種熱乎勁，新鮮事物麼，總也容易吸引人。但是很快再繼續下去，就到了疲勞期。要再深入，對不起，太麻煩了，太累了，放棄了吧。於是，重新開始另一項事情，做一段時間，放棄，再去做其他事。周而復始，如此循環往復。這番描述，應該是現實中常見的狀況。

既然如此，那如何做到善始善終呢？莊子沒有討論，反倒是老子，在《道德經》裏說：「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始，則無敗事。」幾成而敗之，說的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九的道理。人做事常常有始無終，功虧一簣。依老子看，要怎麼做到善始善終呢，他給出的答案是，慎終始，則無敗事。就是對待一件事情的結束，能夠像剛開始對待它一樣慎重，事情就不容易失敗，不容易發生有始無終的情況。慎終始四個字，實在值得我們咀嚼。

寫到這裏，不禁感慨一句，先賢真是了不起，幾千年前的詩文，對於世事和人性的觀察，至今適用。有意思的是，有時候，其中一位提出現象和觀點，沒有深入分析，卻是另一位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就像這裏說的，莊子提出善始善終，老子亦有感於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故做出探討。



客居人語
姚船

知道我又要做手術，內子的臉像吃了生澀未成熟的青梅，心裏肯定五味雜陳。我自嘲安慰她，網絡時代，身上又多了幾條「線路」。

幾年前，當我發覺走路右髖關節出現疼痛，必須進行關節置換手術時，真的不敢相信。我堅持先做保守治療，打針服藥，吃得膠原補充劑。但一年下來，根本無效。家庭醫生見我仍猶豫，說：「難道你要等到坐輪椅才做手術？」我這才下定決心。

加拿大實行全民公費醫療，看病住院不必自掏腰包。但凡事都是慢半拍，耐心等待可說是加拿大人的「基本功」。等了近半年，終於見到了一間醫院的骨科手術醫生。他告訴我：「排期要三四個月。」

那時是二〇一九年九月。我想，二〇二〇年春天，該是希望的春天。誰知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我滿懷信心，準備迎接手術刀挑戰的時候，新冠疫情大流行開始，所有醫院的非緊急手術全部暫停。然後是年復一年的苦候。

今年，醫院恢復正常運作，但三年時

無影燈下的瞬間

間積壓手術太多。據報道，加拿大單是置換關節手術積壓就超過十萬宗。通過多次電話留言、電郵，上醫院醫生辦公室，足足折騰了兩個月，才有了確切的手術時間安排。

那天，終於上了手術台。我仰望頭頂的無影燈，像過年擺在茶几上的六角形分格糖果盒，裏面裝滿密密麻麻的小燈泡。麻醉師來了。我瞬間失去知覺，靈魂也被歷史暫時封存，沒有了自我。

醒來時，已躺在術後觀察區。兒子把臉湊近，送我一會微笑。護士也來了，量血壓和脈搏，然後輕聲問：「你記得叫什麼名字嗎？出生日期呢？」得到滿意答覆，她也露出笑容。我在心裏也笑了。

隔天回到家，腿的麻醉也過去了，刺痛的感覺才讓我真正清醒，艱苦的「戰鬥」才開始。右腿紅腫僵硬，用力按壓，全無感覺，就像一隻火腿，被人安在上一樣。正如醫生解釋的，如此傷筋切骨的手術，哪會讓你輕鬆？

手術交由醫生，康復全靠自己。除了藥物、治療師指導，還需自身的堅強意志和毅力，才能戰勝肉體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壓力。幸而有家人的貼心照顧和親友熱誠的鼓勵。床邊桌子上艷麗的鮮花，精美的賀卡，來自大洋彼岸好友真摯的短訊祝

福，還有一對朋友夫婦專程送來的輪椅，都讓我如沐春風。

大孫子在一張白紙上，用鉛筆端端正正寫了幾行方塊字。我知道他不懂中文，不會說，更不會寫，一定是從手機翻譯「描」下來的。一問，他羞澀地笑了笑。第一行字最大，選用紅色在筆畫上重複一次，寫道：「祝你很快康復。」第二行字小：「笑是最好的良藥！」還畫了一個笑得流下兩滴眼淚的笑臉，旁邊寫着「哈哈」。下面還有一則小寓言：「一匹馬走進一家酒吧，酒保問，『為什麼拉長臉？』長臉意味着『悲傷』。」右下角是「給爺爺」和他自己的英文名。這簡樸又特殊的祝福卡，承載着一個少年郎一顆純潔的心，我珍惜地把它擺在顯眼的地方。痛苦，在折磨着肢體；親情和友情，卻在溫暖着心，伴隨我度過艱難復健的日日夜夜……

終於可以拄着手杖走到後園。初夏的陽光清透明麗，來不及修剪的草地布滿蒲公英，那密密麻麻的小黃花閃閃發亮。花園中，花株和野草都繁茂生長，眼前恰似鄉間田野的一隅。術前的期待，術後的感恩，一子湧上腦海。此時的我，彷彿也回歸到大自然。人啊，不也是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紐約再遇八大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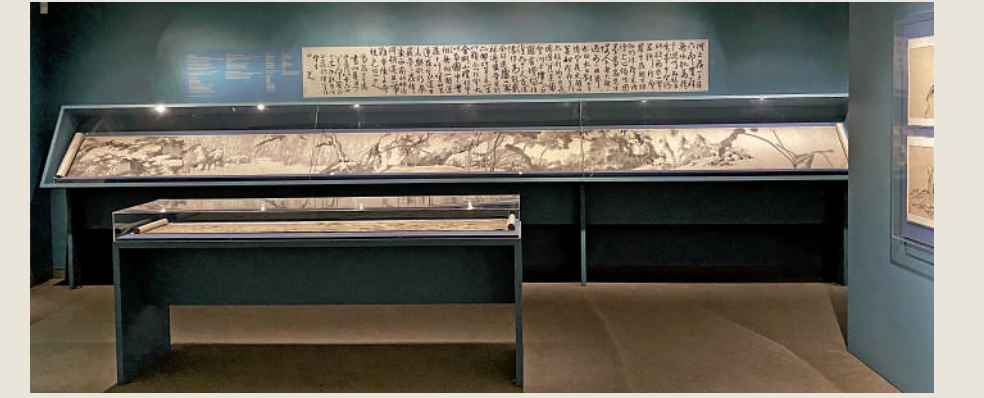
東西走廊
海龍

晚清有部《海上花》奇書，最近紐約卻有個著名「河上花」畫展。為什麼叫「河上花」畫展呢，它得名是有來頭的，這個來頭就是八大山人。八大山人可以說是最為成功和炫目的文化符號之一。八大山人活着時寂寞，死後卻着實熱鬧。世界美術史上有類似遭際者或唯梵高可比。但八大山人出身非凡，這也是他作品後來的焦點。畢竟，藝術家不管成就多麼卓絕，其名聲還是需要故事來畫龍點睛。

八大山人非凡的出身是他躋身名流、繁裏奪尊的名片。他是皇室子孫，但童年富貴中也有坎坷。他原名朱耷，父親朱謀鶴天生是個啞巴，這讓敏感的他自小感到自卑。但啞巴父親卻內秀非常善畫。故朱耷自小就跟從父親耳濡目染對繪畫感興趣。可是世事巨變使他在童年見證了明朝的滅亡。天潢貴胄子孫一下子流落成平民甚至成了新朝的通緝犯，這種滄桑和悲憤遠非親歷者能夠知曉。

逃到深山，先為僧後為道，總之匯成一個字：恨。對別人是改朝換代，對他卻是國破家亡，他「哭之」也好「笑之」也好，這永世的淒涼和悲憤被噤口無以言說，只能委婉地宣洩於筆墨。這就是八大山人風格形成的秘密——他本無意於當畫家或開畫風，但他千年一遇的悲愴經歷使他的筆墨呈現了一種荒地老般的蒼涼。這就是他的文化胎記，決定了後來所有模仿和假冒者皆不能達到的境界；因為他的畫不是畫的，是他淚血的結晶。他不哭也不號呼轉徙，他只用冷峭悲涼到寒透的畫筆來訴說。

雖然八大山人本身無意開宗立派甚或成為藝術家，但他上述強烈個性造就了他辨識度極強的風格。他不屑於亦步亦趨像專業畫家那樣追求形似或練習描摹的功夫，而且他筆下的主題多是情中有卻世上無的內容。哪怕是一花一鳥一枝一葉都是他特有的視覺詞彙，都是他



▲「河上花」畫展一隅。作者供圖

夏夏獨造替自己代言的符號。八大山人作品是典型的文人抒情畫。他最擅長花鳥和山水，被世人最為推崇的是他的簡筆寫意花鳥畫。他的書法與其繪畫風格也近似，簡練、詭譎、蒼秀，似有現代書法的影子。

任何藝術都是要表達的，它們的傾訴有時過於孤高有時因過於驚世駭俗或超前不能得到世人的理解。比如梵高和現代派藝術家很多都是生前不被理解甚至被鄙夷或詆毀，但八大山人是有幸的。作為王孫公子他遭歷不幸，但作為藝術家他受到了世人的推崇。因為中國文人畫早在他以前就有了千年積澱的傳統。誠如中國古詩替歷代文人傾訴心中塊壘，道出人人胸中有卻嘴上無的情愫，八大山人的畫也用視覺語言言人們久藏心中的積怨、悵恨和苦痛。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有不少八大山人的傑作，而且此地是卧虎藏龍之地，有很多世界著名的收藏家如王方宇、王己千和西方古董收藏家專藏他的作品；更兼鄰近波士頓美術館及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大學等博物館藏品眾多，使觀者多有親炙其真跡的機緣。但最近這場「河上花」的八大山人作品仍然是一場藝術的盛宴，使人震撼和驚讚。它是天津博物館應約來紐約展覽的，天津與華美協進社的合作無疑是鼓舞人心一隻報春的燕子。

八大山人清高冷峻，他不以專業畫家自居尤其不以賣畫為生，所以其世存作品較少。而且他的作品多為抒情寄興

而作，多為小品和中幅，較少鴻篇巨製。是故，世人理解的八大山人是寫小令、抒情詩而非寫長篇或巨幅的。這次的「河上花」卻一反世人印象是一幀罕見的巨幅，其橫展長度為十二點九二米，加上他的抒情書法長題，可稱世間無雙。

一進展廳觀眾皆被其恢弘的陣仗所震撼，它佔據了整整一個廳的長度尚沒能全部展開。這幅巨作是他晚年所作，此時已近人生終點，八大山人滿腔悲憤已隨着人世滄桑化為了天涼好個秋。痛定方能思痛，有的評論家認為「河上花」是他的自敘和人生際遇的總結。

「河上花」的主題是荷花，它出淤泥而不染，高標幽潔、有不可褻近及香遠益清的品格。此作有上承屈騷的傳統，下啟揚州八怪等近現代畫風的地位。

八大山人一般作品往往狂狷孤傲甚至癡癩，但「河上花」卻很豐沛。由於規模宏大，它像一首交響樂能充分表達比較重大題材。其表現力也豐富多樣，這幅巨作畫風有時孤岑、壓抑，有時倔強橫傲卻又汪洋恣肆，有拙有秀，有淺斟低唱又有逸興遄飛，整部作品有種沛然莫禦的精神在。故它被認為是八大山人一生創作中的絕響。八大山人一生不只是在畫，也是在傾訴，在尋覓知音。在三百多年後，在遙遠的異國，今天紐約居然能見到這麼多能夠傾聽和懂懂他的知音，是八大山人的魅力所在，也是人類文明和藝術的一個奇跡。



初夏賞花

初夏，貴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凱里市三棵樹鎮懷恩堡花園鮮花綻放，吸引遊人賞花遊玩。

市井萬象

新華社